

语折射中国教育工具思维 「被鲁迅」

□快报记者 郑晓蔚

语文教材: 撤鲁迅换梁实秋

鲁迅最新一波话题发端于7月29日,湖北《长江商报》上的一条新闻。该新闻称,湖北省高一新生今秋起将全部使用人教版新课标教材,最新收入有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自来》等作品。鲁迅作品则做了减法,《药》《为了忘却的纪念》消失,保留《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三篇。人教版语文教材在全国比较通用,覆盖湖北、广西、安徽、天津、江西、青海、山东、云南、重庆等地,辐射范围巨大。相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伴随课程改革,教材篇目调整非常自然。”对此,人教版有关负责人表示,鲁迅作品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减弱对学生的思想启蒙和教育力度,更不意味着对鲁迅的“看轻”。可是网友不依不饶。

“伴随课程改革,教材篇目调整非常自然。”对此,人教版有关负责人表示,鲁迅作品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减弱对学生的思想启蒙和教育力度,更不意味着对鲁迅的“看轻”。可是网友不依不饶。这里很自然就出现了两个“鲁迅”。一个是教材编撰者、语文教师眼里作为课文作者的鲁迅;一个是普通民众眼里的“民族魂”。

“语文教学‘被鲁迅’”是中国教育工具思维的集中体现。”晓庄师范学院副教授邵建表示,国人身上浓郁的鲁迅情结,那种鲁迅作品不可触碰的固执,体现出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思维”,“在他们眼里,鲁迅依然是一个端坐在云端的神,而语文教学,只是一个简单的传播思想的工具。”

当年,反对声也有。鲁迅家乡浙江的一网友称,“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民族魂!不反对梁实秋的文章入选,但绝不能牺牲鲁迅先生!”山东一网友也表示,“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怎可随意从教科书中删除?”一些语文教研员则对梁实秋的到来感到欣喜。“《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篇幅短小、语言精练、意味深长,真挚地表达了梁实秋对师长的崇敬感情。”

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也对公众质疑给予了解释,“人教版课本所选梁实秋的文章,主要是讲他的老师梁启超的,所选文本的意义更大于作者本身的意义。鲁迅作品有些很艰涩,比较难读,且语言文白夹杂,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即便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但其作品的分量确实不必在教材中放得那么重。”

网络上“民意”不可删

由于“公众大多数”都能接受适度“删减鲁迅”的做法,因此该话题一度冷却。但8月10日在上海虹口召开的第四届鲁迅论坛暨全国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评优活动,再度将语文教材是否应该“去鲁迅化”的话题炒热。该活动由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教育学会联合主办,与会者多为一线执教的中学语文老师。当然,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大学教授也在邀请之列。

论坛上,教育一线的语文老师“炮声隆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位老师直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一道冷灶,但8月10日在上海虹口召开的第四届鲁迅论坛暨全国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评优活动,再度将语文教材是否应该‘去鲁迅化’的话题炒热。该活动由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教育学会联合主办,与会者多为一线执教的中学语文老师。当然,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大学教授也在邀请之列。”

论坛上,教育一线的语文老师“炮声隆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位老师直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一道冷灶,但8月10日在上海虹口召开的第四届鲁迅论坛暨全国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评优活动,再度将语文教材是否应该‘去鲁迅化’的话题炒热。该活动由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教育学会联合主办,与会者多为一线执教的中学语文老师。当然,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大学教授也在邀请之列。”

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原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铁仙在论坛上大声疾呼“中学语文教材绝不能没有鲁迅作品”,“拿《为了忘却的纪念》来说,我在编教材时,将它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及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编在一起。另两篇都是举世闻名的为理想斗争的文章,而中国作品中,我认为同样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样深沉到位的好文章了。”

习惯了从价格听证会中“听听听听”的公众,更愿意将此次鲁迅论坛会议看成是一出“意在沛公”的闹剧。依据会场主导的腔调氛围,公众凭直觉判断得出:鲁迅的文章很可能会继续从语文教材中删减,甚至消失。这种潜在的“危机意识”,给鲁迅的话头添了一把柴禾并越烧越旺。得知鲁迅作品可能持续锐减,公众情绪突然转向——从当初的“表示理解”转变为“不可接受”。在腾讯网“鲁迅作品淡出语文教材,严重吗”的选择题中,约34000人选择了“严重”,约11000人选择了“不严重”,3比1。

多数网民认为: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如果一个民族弯了脊梁会怎样?怎可从教科书中删除?另一个网友的意见则被持这一论点者广泛推崇:“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绝非他人可比!好比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俄国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德国人都知道歌德,中国人怎么能不学鲁迅的文章?”

“群体性”忧虑,迫使人教版负责人急忙出面安抚:“鲁迅被剔出中学课本,这是一个伪话题。”

鲁迅话题:
间歇性爆发的癥症

尽管鲁迅已经辞世73年,但近些年,“鲁迅话题”从未间断。2000年2月,作家王朔在《收获》上发文《我看鲁迅》称,“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该文甫一发表就引发社会巨震。2006年,“金庸取代鲁迅”又引发是否是“语文课改堕落”的讨论。如今,语文教材压缩鲁迅作品再次引发坊间热议,即便人教版有了“不会剔除鲁迅”的保证,但几年之后,关于鲁迅,想必又会出现新鲜的话题。

《中国青年报》将此现象比喻为“间歇性爆发癥症”,认为“这些年来,‘去鲁迅化’文化癥症频频发生,本身就预示着我们社会的教育或者教化出了一些问题。现行教材对鲁迅的解读,依然没有走出窄化误区,依然将其简单地政治化、革命化乃至意识形态化。”

“大河网”如此解析公众焦虑:与其说是在争议鲁迅及其作品,不如说是在争议鲁迅及其作品所包含的精神元素和价值表现,是一些精神层面的追求和纠缠在触动我们的神经,因此变得焦躁而敏感。

倒是一些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对教材削弱鲁迅的做法表现出“无所谓”的大度。“拿掉就拿掉呗,多大点事啊。”著有《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一书的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邵建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开腔便用南京腔亮出了观点。“我觉得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反倒是你们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这个话题我觉得奇怪。如果说鲁迅一些文章显得晦涩,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鲁迅作品是否适合做教材,这得因人而异。鲁迅的有些作品确实灰色,中学生确实不适合阅读。”

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著有《被淡去的鲁迅》一书的孙郁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使用了和邵建相同的词汇:“不值得大惊小怪。”他认为,鲁迅应该不会从课本中消失,但如果删去也纯属正常,因为他的很多作品确实不太适合中学生阅读。

“我认识很多人教版的编辑,喜欢鲁迅的人很多,他们都很理想,多多少少都要选一篇的。当然,一篇不选也无所谓,选什么不选什么,每个编辑都有个人偏好,都很正常。”

孙郁对中学生不大待见鲁迅也表示理解,“鲁迅的思维方式比较怪,是爱因斯坦而非牛顿式的,而一般人都进入不了爱因斯坦那个层面。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对庸人表达方式的极限挑战,他希望语言有张力,因而学生可能不太能够接受。”

采访中,孙郁还谈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鲁迅的《故乡》和《藤野先生》都被收入了日本语文教材,供日本中学生阅读。“所以,如果我们的语文教材一篇鲁迅作品都不选,那么只能说有些遗憾了。”孙郁说。

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儒敏也希望公众对此事不要太过敏感,“鲁迅作品有些很艰涩,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即便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但其作品的分量确实不必在教材中放得那么重。在教材改进调整过程中,这样的变化太正常了,不必过于较真。”

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委员周令飞也认为,鲁迅许多篇目的人选值得商榷,相信鲁迅本人也会有看法,“就连鲁迅先生生前自己也曾说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显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

传统教学:
拜托别曲解鲁迅

“让中学生觉得(鲁迅作品)难懂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位教育专家分析说,一是鲁迅不少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二是其使用的现代文书面语言和现在的有距离;三是当时出于斗争需要,常常使用“曲笔”。

孙郁认为很多中学老师在讲解鲁迅的教学方式存在缺陷:“多年来,我们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宣讲鲁迅的。鲁迅是一个战士,其实鲁迅最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自己是黑暗的,是裸体的,认为人是残缺的,是有局限性的。他的作品表现的恰恰是对传统的颠覆。他强调人的局限性,而且他是在悖论里面发现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强调的1+1等于2,而鲁迅谈论的恰恰是1+1不等于2。我们的教育方式恰恰是鲁迅最为反感反感的,这种教育方式也使鲁迅反感鲁迅。”

孙郁所说的“传统教学模式”,在中国拥有相当广泛的市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就曾发出感叹,孩子不爱鲁迅,病根在教育方式,很多老师一上鲁迅的课,就开始介绍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要孩子攻克学习堡垒,让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提鲁迅,大家就联想到一个横眉对敌的老头。这种错误,大部分是教师中带来的,这样怎么能完整地认识鲁迅的作品呢?”

北京十一学校高中语文老师黄娟读硕士和博士时都将鲁迅作为研究方向。在她看来,导致“鲁迅恐惧症”的部分原因是,语文老师教学时缺乏个人感受和理解,带有不少先入为主的观念,结果把鲁迅作品讲得“面目可憎”。“老师带着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来解读鲁迅作品,学生就会特别有感觉。”

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也强调:首先,鲁迅是一位文学家。孙郁认为,在教学中老师应该着力还原鲁迅,淡化其“政治性”,强调他的“怀疑精神”,“我们的教育,恰恰是让人不怀疑的教育。”孙郁教授说。

对于学生反感的鲁迅文章“晦涩难懂”的问题,孙郁建议教材收入《故乡》《藤野先生》等几篇易读的散文。至于《阿Q正传》这类文章则不建议收录,“我在教博士生时,这种文章也要讲很长时间。”孙郁说。

邵建认为:“孩子可以去大学阅读鲁迅,读鲁迅作品需要阅历,让学生在来读确实有点为难。”而孙郁给出的建议是:“可以作为课外阅读书。”“读书是很私密的行为。鲁迅的文章其实本不需要老师来教,只要亲身用身体验就可以了。”孙郁说。

邵建也强调阅读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阅读,就是反复品味。”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许,我们不必非得在语文教材里为鲁迅预留位置,但一定必须在内心深处为他留有一席之地。

鲁迅作品好,还得选得好教得好

由于



文学大师鲁迅,如今在语文课本中的处境略显尴尬 图/CFP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覆盖全国多个省份,其“削弱鲁迅”的做法自然容易引发民间喧哗。同样,江苏人民出版社也是与之齐名的、修订全国通用语文教材的出版社。记者发现,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所包含的鲁迅作品,采取的是“打包”配送方式下发给学生,给了学生更多自由阅读权。而老师针对鲁迅作品的教学,也试图从刚性说教变为柔性引导。选与教的同步“人性化”,使学生可以接受鲁迅。正如苏教版编辑所言:鲁迅作品选得好还得教得好。

□快报记者 黄艳

高中教学 “鲁迅作品没错,教法出错了”

南京一中高二女生小马初读鲁迅时感觉晦涩拗口,难以理解。“刚开始,我觉得鲁迅的文字比较晦涩,句式也很特别,字像假别字。”但小马很快“理解”了鲁迅。老师告诉我们,当时,鲁迅倡导的白话文刚起步。了解了这段历史,我就觉得正常,不能再说鲁迅写错别字了。”

如今,小马对阅读鲁迅文章很有兴趣,“我的班级里,同学对鲁迅作品是尊敬且喜欢的。”小马说:“鲁迅作品是挺难读懂的,但并不妨碍很多人对他的偏爱。我结束中考后,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就读了三遍《阿Q正传》。”

“鲁迅作品没错,是教法出了问题。”南京十三中洪勉娟是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教高中语文课已有12年,也是鲁迅的“粉丝”。高中时代,他就很喜欢鲁迅的作品。如今,他喜欢把“最爱”带到课堂和学生分享。“到了大学,我读完鲁迅全集,才知道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是被神化了。作为教师,我的经验是,教鲁迅是要带着学生去触摸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去鲁迅,要把鲁迅还原到日常生活之中去。”

教学中,洪勉娟认为,鲁迅作品中最难学的是《拿来主义》,很多教师都是抓住“孺子”“昏蛋”“废物”来“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肢解鲁迅”是虚假阅读

洪勉娟发现,多年来,很多老师讲解鲁迅作品时,使用了“庖丁解牛”的肢解方式,目的是迎合考试。如果按高考考试说明来学,学生的现代文阅读依然会非常糟糕。而在考试面前教语文,始终是不能真正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洪老师介绍说,考试说明是量化的,但高考试卷越来越注重对语文综合素养的考量。

一位高中教师透露,今年江苏高考语文均分比去年低了11分,问题主要就出在现代文阅读和作文上。“鲁迅的语言,与现代说法有隔膜,但暗含哲理的句子有很多。那么叩击心灵的句子,如果老师逐字分析,就味同嚼蜡了。”

而此种传统教法,在新课改后的高考中并不占便宜。新课改是要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培养学生的语

文素养。新的课改风向标,也促使教师去思考如何完善教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中语文老师直言:“很多老师在教学生所谓的考点,解题技巧。也许,考生在解某道题时因此提高了一分,但整体能力并未提升。现代文阅读仍然是得分率较低的一项。”正如洪勉娟所说,有些教师就是通过肢解式阅读,带领学生应试之名进行了一场虚假的阅读。

鲁迅作品
不宜先看电影

“我们中小学关于鲁迅作品的教学肯定有问题。但这个棒子不能打在老师身上。教参滞后性,青年教师突破教参也非常不易。”洪勉娟认为,阅读教学的本质不应是文章学而应是教育学,应在师生互动中产生。而老师在解读鲁迅方面,往往容易出问题。“上学期,我选了鲁迅的十本书,让文科班学生上台做五分钟钟后感悟演讲,要求有自己观点。在自我解读文本时,要尽量搜集前人观点。这样的尝试,促进了学生的自我阅读和感悟。效果非常好。”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读鲁迅作品,要让学生读出、读懂鲁迅精神。”洪勉娟以《阿Q正传》为例,在中学里该文采用的是长文短教的方式,通过1到3课时激发学生热情,唤起学生对文本的想象力,不至“拿来”与“拿去”“抛来”与“抛给”等琐碎问题来架构课堂。“文本本来是生动形象的,但被这么一肢解,谁不头痛,谁还有兴趣?如果老师在此过于纠缠,学生会更糊涂,也就使学生以一种生硬的态度进入文本,令学生丧失了对文本的兴趣。鲁迅的作品不能简单从文章学的角度学习,要注重学生学习的体验和感受。”

当然,由于初中生思想深度有限,老师在讲解鲁迅时也常常遭遇两难境地:究竟要不要往深了讲?即将开初中的学生小丁就常常遭遇这样的困惑,“我觉得鲁迅的文章挺难的,里面的那些字常常把我给绕糊涂了。而且,有些文章老师越讲越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小丁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块短板,学鲁迅的课文对他而言更是遭罪。

“比如《风筝》,明明是在感受亲情的单元里,说的是手足之情,但是老师说,更深的意思是批判封建教育,那到底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还是有两个中心思想?”小丁的疑惑,在初中中长期存在。一位初中老师介绍说,以《风筝》和《雪》两篇为例,都是收录于《野草》中的,表面要求不高,《风筝》可说是感受亲情,《雪》是写景散文。

但实际上,这些文章都有深意。老师究竟该不该往深了说,或是照顾到学生的理解力讲得浅显一点,教参上对两种做法皆表示认可。但如果真碰上考试,学生确实会手足无措。“一些优秀生常问问我,到底哪一个标准答案,这也让我很困惑。”

这位老师表示,《风筝》是讲读课文,考试很可能考到。“现在初中课本里鲁迅作品有些多了,有学生就表示讨厌,觉得难懂,不好玩。”而鲁迅的所谓“错别字”,也令学生不得不不断请教老师。“我从教以来,好像大的统考并没有碰到鲁迅字词的检测,估计都回题抽了。而校内考试,一律得按鲁迅的原文来。”这位教师建议,可根据学生年龄,适当删减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等他们年龄更大一些时再学习。

小学教学
从灌输观点到“抹除鲁迅”

“苏教版小学课本中已经没有鲁迅作品的痕迹了。”从教14年的游府西街小学教师干露回忆,以前在人教版的教材中,曾收入过《三味书屋》《少年闰土》和《社戏》。现在苏教版里没有了。

“鲁迅没有问题,鲁迅的文章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孩子循序渐进的接受教育方式,与考核评价方式之间存在矛盾。”一位退休小学教师回忆称,在一次考试中,老师问曾为《少年闰土》中一句话的含义发生了很大争执,于是大伙越挖越深,搞得考生都拿不到分。

“过去,小学老师在讲解鲁迅作品时,往往对小学生灌输现成观点,但小学生还是无法理解。”干露表示,中国的语文教学过于应试化,喜欢钻牛角尖热衷统一答案。

“对如小学教材的变动,干露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学生有兴趣,鲁迅的作品可以在课外阅读,毕竟孩子的能力和兴趣是有差异的。”

苏教版编辑余立新

不被关照
鲁迅仍是教材霸主

余立新认为,课程改革后,教材的多样化首先表现为全国的高中语文教材由原先的单一品种呈现为现在的五个品种。各教材根据编写要求,出现某一作家作品的个别调整,是很正常的,不必上纲上线。教材选文已经由过去多看重意识形态,向语文性、文本性回归。如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近50%是新面孔。这意味着教材的新陈代谢,必然导致一些传统的经典篇目出局。

不要要求所有学生喜欢鲁迅

针对对有些老师认为鲁迅先生的作品难教难学的问题,余立新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关键看两点,一是教材的编写者有没有把适合中学生阅读的鲁迅作品选出来,二是老师如何来教鲁迅作品。余立新感慨,鲁迅先生生前一直有孤独之感,今天,先生逝去大半个世纪了,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鲁迅?又有多少人故意曲解鲁迅?

余立新举例说,北大著名教授,鲁迅研究大家钱理群先生曾在南京师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各上了一个月的鲁迅作品讲座,学生的感觉就非常好,师生互动也非常热烈。

不可否认,鲁迅作品有一些难度,事实上不能也不该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上鲁迅作品课,高中语文阶段开设选修课本身,就是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特长等,考虑到因材施教。

把鲁迅当做普通作者

那么,为什么公众会对鲁迅作品的增减如此敏感?余立新认为,这与长期以来鲁迅被偶像化、神圣化为有关。余立新认为,把鲁迅放回人间,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老头。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都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苏教版在教材选文时,始终把鲁迅放在一个普通作者的角度,并没有刻意考虑鲁迅数多少的问题。让鲁迅不再成为禁忌,让鲁迅回到人间,这不仅不是所有热爱鲁迅的人们的呼唤,又何尝不是鲁迅自己的渴望呢!

余立新还透露,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目前篇目基本稳定,进行较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快报记者 黄艳